



■工友情怀

蓝领师傅工匠精神

□马德生 文/图

器和升降轴，一台简易的可以调整旋转速度和磨擦压力的颗粒打磨机就做成了。一经使用，方便快捷又实用，既降低了劳动强度又节约了大量人工，提高了生产效率。这台“设备”用了不少年。

孙海常说：干啥琢磨啥，设备维修不能设设备正常运转就万事大吉，还要千方百计想办法节省工时、节约人力、多快好省地提高生产力。去年，固体颗粒喷雾制粒设备，方锥形混合物料下料仓自动下料困难，操作工经常使用橡皮锤敲打，长此下去不仅损伤设备，更会造成内壁的凸凹不平。他和一帮维修工研究了好一阵子，最后设计出了在下料仓四角加导流板，利用压缩空气使料仓内壁形成一层气膜，糖粉、糊精等干混物料在压缩气的助推下顺畅下料，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，为此，他和伙计们还获得了单位的技术创新大奖。

煮提车间购置了一台提取蒸馏设备，厂家负责安装调试，安装结束试了一下就匆匆走人了。设备验证时总是不理想，蒸馏管道发热冷却效果差。那天叫来孙师傅检查，孙海这里摸摸、那里看看，一会儿就有了结果：“这是谁犯糊涂？冷却水管接错了！”

冷却水原本应该下进上出，可是这次却接成了上进下出。“想想看，冷凝器中冷却水上边进着下边流着，始终没有留存多少冷却水怎么能指望它冷却蒸馏液呢。”经孙海这么一说，大家全明白了！赶紧拆卸重新安装。

孙师傅不但维修技术好，服务态度也是有目共睹。他常说：“设备维修就是服务生产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上战场武器不行，进考场笔头不行，一切免谈；凡事防患于未然，所以设备润滑保养要到位，每逢车间不生产，赶紧就得见缝插针地检修设备；生产过程设备故障，你不吃不喝也得先修设备，不能一大帮人等着你耽误生产！”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爱岗敬业的责任感。

有人说，人到中年不学艺，孙海信奉的却是活到老学到老。孙海今年四十多岁，原来是水暖维修出身，通过这些年中学习，学习中工作，现在他是电焊、氧焊、钳工、电工、机修工样样拿得起来，还都是考过本儿的持证上岗。人常说三个臭皮匠，抵个诸葛亮。如果都像孙海这样爱琢磨、爱钻研，哪儿还有不听话的设备呢？爱岗敬业、精益求精。孙海，蓝领工人怀着一颗工匠心。

■家庭相册



行走的茶叶

□胡兆喜 文/图

啪、啪、啪——门被拍得很响。连忙开门，原来是从家乡赶来的老父亲。看我惊疑的样子，父亲呵呵笑着说：“给你送好东西来了。”边说边从手提袋中往外掏东西，是两盒包装精美的茶叶。

父亲说，那个某某你还记得吗，家是南方山区的，就是他昨天来看我，带来这两盒茶叶，说是他们当地的特产，值好几百块钱呢，我赶紧特地送来给你尝尝。

望着眼前发白如雪、风尘披身的老父亲，我一时竟无语沉默。别人越山涉水送给他两盒茶叶，父亲像宝贝似的专程赶了近两百里的路程给儿子送来！

父亲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说：原本想等你有空回家再捎上的，可怕放时间长了，茶叶“跑气”，那就糟蹋好东西了。我笑笑说：“你也该留下一盒自己尝尝嘛，毕竟人家大老远地送来给你的。”父亲说：“我是粗人，喝不惯这金贵玩意儿。你上次回家的那几天，我听你夜里老咳嗽，怕是烟抽多了。我知道你总熬夜看书写字，

要靠抽烟来醒神，烟抽多了会伤身体，好多人都在戒烟呢。往后，你少抽烟，多喝茶，也提神呢。”

说来惭愧，总觉得亏欠父母的养育深情。早在二十多年前，我就跳出“农门”，在大城市端上了“铁饭碗”，可是却一直没有能力改善乡下父母的生活境遇。善解人意的父母从未因此对我有过一点点的责难，反而一有机会就对我说些宽慰的话。

粗识笔墨的父亲最为得意的，就是偶尔能在家乡的小报上读到我写的一些“豆腐块”。读了报的父亲总会一脸得意地对我说：“钱，人人能挣，能写文章登报纸的，咱这十里八乡的又有几个人呢，好好写，爸爱看！”

其实，我知道这是老父亲在变着法儿宽慰我，让我不要妄自卑薄，不要自卑自责。同时，父亲也是在极力地向我表达出这样的情感：在父母眼里心中，儿子永远都是他们的骄傲。

草草地吃了饭，一心惦记着农活的老父亲急着往回赶。临出门，父亲仍不忘叮嘱我：多喝茶，少抽烟。吃饱，穿暖，身体好，就是滋润的生活。

拿起桌上父亲风尘仆仆送来的两盒茶叶，虽说只有几两的分量，但我却分明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厚重。有人说，父亲不懂得爱。我想，这只是我们做子女的没能用心动情地去感悟、去品味罢了。其实父亲给予我们的爱，正如这茶，看似轻飘，没糖没盐的寡淡，但是，品了嘔了，才豁然知晓，原来这份爱竟是如此醇香厚味、滋阴润肺。

■青春岁月

青春无悔

□荆辉 文/图



当年，16岁的我怯懦地走进复读班，结识了“张棍”、肖敏、宋明三人。因为是老乡，我们很快便熟悉起来。

家庭的变故，我那时两年不曾上学，当我再度回到学校时，那种格格不入让我情绪有些压抑。学习成绩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差，还因为两年的懈怠和不动脑子，致使肉像鬼上身一样将我团团围住，在同学群里一站，“傻大憨”形象立现。好处倒也不是没有，这样就成功避免了早恋。别说是早恋了，当时的那副形象，简直就是生无可恋。

幸亏有她们的友谊，化解了我那时的一部分尴尬。在我人生最暗淡无光的时候，即使她们也没点亮什么，但始终陪着我。

张棍很瘦，像一根瘦瘦的棍子，因此得名。又加上穿衣打扮比较中性，人称“棍哥”。她比我们三个都大一岁，也是唯一一个与城里世界有点牵连的人。她父亲是海员，我们常常吃到她带来的罗非鱼打牙祭。她很热情也很大方，做事风风火火。我们中间谁要是被欺负了，她必是第一个披挂上阵，颇有大姐大的风范。肖敏是我同村的一个女孩。文静秀气、慢言慢语，喜静厌动、凡事避让，是一个没有人会讨厌的姑娘。我和她每周一起结伴回家两次，每次带足三天的伙食。总记得来回学校的路上，迎

着朝阳或晚霞，我在前面骑着车回头看她，她的头发被风吹起，脸上总挂着甜甜的笑。当时肖敏是我们四个人里学习最好的一个，我们羡慕但不嫉妒。

宋明是一个外向得要人命的家伙，当年与我相见恨晚，恨不能义结金兰。我话够多了吧，可怜在她面前，大部分时间只能当听众。毕业后的很多年里，宋明一直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那时候，我们都有着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起来的心事，急需面对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掏心掏肺。而这时，宋明和我，成了彼此唯一的倾诉对象，绝对的铁杆闺蜜。

刚入复读班时，四人里属我学习最差。期末考试，我超张棍；摸底考试，我超宋明；升学考试，我超肖敏。最终，这四个人只有我自己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

第二年，宋明也考上了，但考的地点与我南辕北辙。于是，她的信以一周一封的速度，快马加鞭朝我袭来，话痨本色一点儿没改。当时的我们呀，在这样的书信往来中，寄托了青春中的多少烦恼和快乐！我们之间的联系一直到宋明远嫁，才因为路途遥远，渐渐变淡。

十年过去了，虽然和她们一直联系不多，甚至再无联系。可是，复读的那些日子，因了她们的参与，我才逐渐走向了自信。那段时间，也是我无悔的青春。



■图片故事

父亲的来信

□程应峰 文/图

最初收到父亲来信，是我在师院就读的时候。那时，兄弟几人都在念书，家境困窘，父亲每月除了给我寄来基本的生活费外，还要给我来一封信，信是写在廉价香烟纸盒上的。父亲在信中问及的，永远是我的身体、学习状况以及与他人相处得如何。至于家中情况，他是很少提及的。就是说到了，也总是一句话，很好，不用担心。

父亲读过几年私塾，惯用毛笔，他的每一封来信都是用毛笔誊清的，字是繁体字，写得极认真。无论字、标点，绝没有半点含糊。读父亲的来信，既可以感受到脉脉亲情，又是一份难得的

享受。后来通了电话，父亲有事只给我打电话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再也没有给我动笔写过信了。当然还有其它客观的原因，那就是，父亲年事已高，视力不如从前，执笔困难，写字很吃力。

就这样，自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日起，父亲和我之间，除了偶尔的电话交流外，再没有再在信笺上落过一个字。然而，在我因婚姻困扰不安的日子里，在语言的交流显得生涩，显得无济于事的时候，久违的父亲来信又飞上了案头。他在信中娓娓道来，让我读懂了人生的另一份责任。他让我明白，爱，是两个人彼此间的支撑；而婚姻，却连接着许

多人有序无序的生活。透过颤动的字迹，我分明看见父亲是如何穷尽自己的人生经历，经过一次又一次苦思冥想后，百般艰难地把字一个一个写上信笺的。

再后来，我换了工作，忙乱之中更没有写信的那份闲心了。那些时日，身在老家的父亲购置了一部手机，为的是让儿子能随时知道他的状况。

一有时间，我便例行公事般用手机嘘寒问暖，父亲却不乐意了，说长途费贵，有家有室的，要懂得节约，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父亲开始学会发短信了。父亲的短信很短，并且总是那么简单的几句话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“明天变天，要注意加衣服，我很好。”面对诸如此类的短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，可越是这样，父亲的短信便越是频繁，三两天就会出现相同的短信。对此我有些纳闷，问母亲。母亲笑着说，他哪里会发啊，因为眼睛也不好，每次摆弄半天都拼不出一个字，没办法，便只好央求别人先输好短信，每次往你的手机上一按就可以了，目的是让你在外出放心。

听了母亲的一席话，我开始一条条认真地读起那些“一模一样”的短信来。我知道，那一封封朴拙无华的烟纸信笺里，一则则真切实在的短信中，是一个父亲的爱穿越千山万水，只为给身在异乡的游子一丝温暖与问候。